

「长篇小说」

躁动

吴新奇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吴新奇 著

躁动

—长篇小说—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躁动 / 吴新奇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15-2494-2

I. ①躁…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865 号

书 名: 躁 动

作 者: 吴新奇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王琳琳

特约策划: 叶青竹

封面设计: 汪要军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8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169-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引子/001	25.救命稻草/158
1.杨氏家族/004	26.神经过敏/165
2.复杂关系/009	27.父女过招/171
3.老龙河/016	28.寻求对策/177
4.特殊应聘/023	29.歇斯底里/184
5.情窦初开/026	30.矛盾重重/189
6.相互利用/035	31.出谋划策/194
7.逢场作戏/043	32.指点迷津/201
8.躁动不安/051	33.先斩后奏/207
9.意外希望/059	34.五味杂陈/213
10.惊人发现/066	35.贪得无厌/219
11.再赌一把/073	36.匪夷所思/225
12.暗恋如痴/080	37.适得其反/231
13.意外打击/085	38.心猿意马/239
14.巧设陷阱/089	39.改换门庭/247
15.心烦意乱/096	40.弄巧成拙/254
16.逃离魔爪/103	41.红杏出墙/260
17.恍若如梦/107	42.夜色苍茫/269
18.希望破灭/115	43.真相大白/276
19.得失两难/120	44.精神崩溃/283
20.疯狂瞬间/130	45.水到渠成/287
21.异常放纵/136	46.出乎预料/290
22.心理对决/140	尾声/292
23.尘埃落定/146	
24.表面价值/151	

后记

引子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这儿是很荒芜的。这“很久”指何年何月，何朝何代？因为是据说，所以也就没有个准头了。

它之所以荒芜，不仅地势偏僻，而且土地贫瘠，常年缺水。这荒瘠无水的地方，自然是种不好庄稼的。庄稼人，是靠庄稼生存的，没有庄稼，就无法生存。人无法生存的地方，自然就荒芜了。

人们通常把种不出庄稼、荒无人烟的地方形容为不毛之地，但这里不是。尽管它荒芜得连个正式地名都没有，庄稼种上去几乎颗粒无收，可杂草不用人打理却照样能适者生存，自强不息，长出一副生机勃勃人丁兴旺的样子来。

杂草终究替代不了庄稼，它虽然生机勃勃茂密丛生，但它终究长不出让人果腹充饥的粮食来。长不出粮食的杂草，如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是中看不中用的。人越是轻慢鄙视它，它好像越是憋着一肚子气，越野蛮放肆地生长。它越放肆丛生，人们就越能感到它的荒凉。

传说有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外乡人，偏偏到这块偏僻荒凉的地方落脚了。至于这“很远很远”究竟远到何处——是天南海北，还是山东山西？这又没有个准头了。反正很远，远得这里的人们说不清它的名字。即使说得清，中国这么大，从不出远门的庄稼人，谁也不知道它具体在哪里。

不过，对这个外乡人专找这偏僻的地方落脚，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是躲债的，有说是得罪了当地权贵，也有说是命案在身，躲避追捕。总之，在人们心目中，找到这儿来落脚的，反正不是好人。是好人，谁会鬼鬼祟祟地远离人群，专找这荒凉的地方落脚？

又传说，他来到这片荒野之地不久，突然有一天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这瓢泼大雨夹着震耳欲聋的雷电，整整下了三天三夜。连续三天三夜昏天暗地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后，人们发现，这片荒芜贫瘠的土地，竟让雷电炸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这裂缝可深了，深得人们无法见底。这裂缝很长，长得一眼看不到尽头。这很深很长的裂缝，一夜之间便成了一条宽阔悠长的大河。

这河有点神奇了。

有人说，在河面最宽阔的拐弯处，看到一个庞大的时隐时现的动物脊背。再往下传就更离奇了，说这条河里有一条龙。龙，就是随着电闪雷鸣昏天暗地的瓢泼雷雨顺势隐匿在这河中的。

这就有点儿可怕了。

这竟是一条龙河！

是龙河，这就让人感觉到不仅仅是可怕，这可怕中又增添几分诡谲和神圣了。于是后来就有人每到逢年过节从很远的地方赶到这拐弯处的河头上磕头烧香。

这拐弯处的河头上，原有一个老树根，曾让雷电炸焦过，黑乎乎的灰蒙蒙的很不起眼。以往路过的行人累了，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常常会坐在这儿歇歇脚，或抽袋烟提提神。自从有人说在这儿见到过龙，人们这才用心打量起它来。不看便罢，仔细一琢磨，吓了一跳：眼前这不起眼的老树根，虽早已被雷电炸成焦黑色，但它露出的五条根茎，十分清晰，酷似五只粗壮的龙爪，有鳞有片，鳞片毕露，深深抓在这拐弯处的河头上，威风凛凛，让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

后来人们再也不敢在此停留歇脚了，更别说坐在上面了。人们每每经过此处，反而会打起精神，加快脚步。

这老树根再也没人敢坐了。后来它成了人们烧香供奉的落脚点。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膜拜，慢慢地，人们对这老树根也十分虔诚起来，好像这老树根就是龙的化身。

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

远村有个号称“王大胆”的单身汉，身强力壮五大三粗的。一天，他和别人打赌，他不信邪，他敢把这老树根挖回来劈了当柴烧。大家摇头不信。第二天一早，他就自带干粮拉了个帮手去挖那老树根了。老树根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两个男人起了个大早，贪了个天黑，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把这老树根挖了上来，可还没来得及运回家中，偏巧，半路上，他家的那两间茅屋就呼

呼着火了。这把那个“王大胆”吓得半死，他们俩把这老树根当即就摔在半道上，撒腿跑了。

这下人们更加迷信了，说这是龙显灵了。

这一来，烧香磕头的人就更多了，原本不信的也信了。

人们磕头烧香的动机五花八门，复杂得很。说是为了抚慰供奉老龙，其实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穷人求财，富人求安；不穷不富的人就更贪婪了，两样都求，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自己。不过也有为别人的，这别人就是他们心中的仇家。他们烧香当然不是为他们求福求财，而是为他们求祸求灾。求他们大祸临头，求他们多灾多难，求他们祖祖辈辈不得安宁。

随烧的贡品也是五花八门。有钱的人顺便带上一碗饭菜，没钱的带上一块碎瓦，放上一点煮熟的红薯南瓜也行。反正遇到特别顺心的或特别不顺心的事儿都赶来烧上一回。烧过了，心就安了。如果不烧，反倒到多了一份不安。烧到最后，连他们也不知道是惧怕还是喜欢这条老龙河了。

就这样，老龙河在人们心中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结。同样，老龙河在人们眼里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地位。所以，人们一提到老龙河，心里总会莫名其妙地复杂起来。

有人说，那时到这儿来逃难躲避的外乡人姓杨。大家都说这杨家不怕河里的老龙，因为他们从不烧香。说得也是，他们怎么会怕呢？这条河就是他们带来的。于是，这姓杨的家族身上顿时又多了一层更神秘的色彩。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没有人考证，只是传说。

既然是传说，后来人们也就将信将疑了。

不过，直到1949年，除了这家姓杨的，这儿依然稀稀拉拉没有几户人家，依然偏僻荒凉得很。这时没有多少人来居住，不仅因为地势偏僻，更因为这传说。

对于外界的这些传说，这几户人家只是视为笑话，没人在意。不过有一点却是巧合的，这几户人家中确实有姓杨的，而且由来已久。但追溯这杨姓人家的来龙去脉，却和传说大相径庭。所以，每当别人笑问这段历史传说时，他们都以四个字概括：一派胡言。

再后来，人们之所以茶余饭后依然对这八卦式的传言津津乐道，究其原因，就是这姓杨的家族中，确有一位使他们感兴趣的，在这一方知名度很高的，而生死都与这老龙河有着密切联系的传奇式人物——杨善江。

下面的故事自然也就从杨善江开始了。

1. 杨氏家族

提到南江市龙河经济开发区，谁都知道赫赫有名的杨氏集团。它之所以远近闻名，其实并不因为那些八卦式的传说，而是这个集团的老板杨善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靠一个人肩挑人扛，硬是挑出了今天数亿资产，硬是扛出了现在赫赫有名的杨氏集团。

杨善江，五十多岁，个头不高，前额饱满，油光发亮。从他脸上分泌出的油脂和他那像女人十月怀胎的肚子，就能看出他体内营养十分过剩。现在的杨善江很讲究穿着，很讲究外貌。闲下来没事，见周围没人，他都习惯性地不是梳头就是擦鞋，好像要把他前几十年从没有好好梳头擦鞋的习惯彻彻底底改掉，好像要把前面欠下的梳头擦鞋次数一起全补上。所以他现在任何时候的头和脚都是一尘不染乌黑锃亮的。

四十岁以前的杨善江不是这样的。为了打拼自己的事业，东奔西忙从没认真打理过自己。话又说回来，四十岁以前，也不是真的忙得连梳头擦鞋的时间都没有，关键是他没这兴趣，也没这必要。整天从码头到工地，再从工地到码头，跑来跑去两头都一样，这边到处是灰，那边到处是泥，到处灰蒙蒙的，加上自己还要跟着大家挑肩扛地干活，这头梳了有啥用？这鞋擦了给谁看？有这时间不如歇下来喝口茶，抽根烟，哪怕闭目养神打个盹儿，也比这擦鞋梳头来得实惠。

杨善江的老婆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自己整天灰头土脸的，更不会帮助或敦促杨善江打理了。那时的杨善江虽然不到四十岁，乱糟糟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上下穿着更是随随便便，从头到脚都一样，一副邋遢憔悴的样子。他那时肚子瘪瘪的，好像整天吃不饱似的。其实每顿吃是吃饱了，关键是饭吃

下去跟不上消耗。这两碗汤汤水水的饭哪经得起他整天东奔西跑？那时的杨善江皮肤粗糙黝黑，像缺少水分皱皮的茄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

那时的杨善江，就像一头整天蒙着眼睛拉磨的驴，不知疲倦从不偷懒一个劲儿地往前拉。就连讲话也是直来直去的，对别人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都写在了脸上。只是偶尔遇到特别开心或特别麻烦的事，会情不自禁双手交替撸着自己的袖管，随之而来就是一句口头禅：“日他妈的，还有这样的事！”唯有这个习惯，至今一直没有改。

过了五十岁的杨善江，突然讲究起来了。满头乌发一丝不乱，从头到脚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虽然他才高中毕业，但橱柜里除了一些企业管理的书籍外，桌上常常放有一两本名人传记或文学名著之类的书。从他略显发黑发黄的牙齿间常常蹦出几个和他形象不协调的词语来，显得有文化得很。这有点儿不像原来的杨善江了。看惯了灰头土脸杨善江的人，觉得现在的杨善江明显是装的，而且装得过头。

有人说，因为他现在有杨氏集团了；又有人背地里说，因为他现在有了杨氏集团里的那几个女人了。

女人，有时是祸水，有时又是动力。一提到女人，男人总有几分莫名其妙的冲动。女人这概念，在男人们心里从没有风平浪静过。

女人，确实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字眼，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解密的。她们的魅力有时胜过帝王心中的江山社稷，胜过他们自己的性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正是天底下男人经典的写照。女人在他们眼里有时是山巅，即使踮起脚尖也看不到顶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往这山峰上攀爬，直至一不小心摔得粉身碎骨。女人有时是大海，深不见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一探究竟，哪怕葬身在四壁如墨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现在别人背地里所说的“那几个女人”，谁也没指名道姓，谁也不敢指名道姓。可大家又心照不宣，谁都知道她们是谁，而且数字知道得具体，名字知道得准确。

熟悉杨善江的人觉得他越活越年轻，越活越讲究。不熟悉他的人见面总夸他满头乌发，精神饱满，脸上有光泽，很会保养身体，不像五十多岁的样子。其他恭维的话杨善江听多了，他左耳听，右耳出，一笑了之。可每当听这样的话，他都笑着接话，话里还故作谦虚，“哪里哪里，五十多岁了，不年轻了，头发是染的，是染的。”虽然别人也是恭维，可他喜欢这种内容的

恭维。因为这内容他在意，他向往。

年轻，乃至长命百岁，谁不向往？从秦始皇听信徐福谗言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炼长生不老丹，到历代皇帝喜欢别人山呼万岁，明知万岁不可能，可他们还是喜欢这样做，因为长命百岁是人们梦寐以求的。

头发是染黑了，锃亮不乱，可大腹便便是无法改变的，且有越来越大的势头。别说西服因肚大腰圆常年不扣，就连里面的衬衫也是紧巴巴的扣得很勉强。高高隆起的肚子将皮带挤到小腹的下面，让人觉得稍有不慎随时都有滑下来的危险。

杨善江也不喜欢自己大腹便便的，他知道男人大腹便便实在不好看，一副脑满肠肥慵懒散漫的样子。这种状态是从他四十五岁以后突然开始的。特别是杨氏集团正式成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的肚子随着杨氏集团一步步辉煌，也一天天变大。人们常说，心宽体胖。毫无疑问，杨善江这时用他的肚子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别人，他现在已经彻底心宽了。

杨氏集团旗下有五个分公司：房地产，仓储物流，酒店餐饮，五金建材和医疗器械。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龙河开发区，东南西北，到处都能看到他企业的影子。使人乍一看来，好像这龙河开发区都是他杨善江的。

仓储物流公司建在龙河开发区南边老龙河的河头上，这儿以前是一个简易的码头。这个简易码头是他人挑肩扛创业的基础，是他打江山的根据地。它的地位相当于共产党与井冈山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仓储物流公司就是在原来简易码头旁边扩建而成的。南江市南来北往的水上运输物资大多数都从这码头周转经过的。

五金建材大市场是在开发区的东侧，它占地五十多亩，说是五金建材批发大市场，其实不止这些，这里还有他自己的铝型材生产厂和木材加工厂。虽然这建材市场规模很大，几乎南江市所有的建材都从这儿进出，每天营业额大得惊人，除了铝型材在这儿自产自销外，其他部分管理起来并不劳神费事，因为这里基本属于分包承租的。他们除了负责场地水电配套、消防设施安全外，其余的就是坐地收钱了。

房地产公司紧靠五金建材大市场，是效益最好的公司，由于杨善江一开始就从事过建筑业，所以他很精通此道。虽有专人管理这公司，但杨善江还是有些不放心，一有时间，他还是会过问。赚钱多的往往风险也是最大的，何况自己以前还在这行业上摔过跤。

谨慎无大错。这是前人的经验。

餐饮酒店的十八层大楼在龙河开发区中心，地势好，规模大。餐饮住宿

娱乐一条龙。每到夜晚，灯火辉煌，煞是豪华，整个龙河开发区，就算它五彩缤纷最显眼。由于这餐饮公司在龙河经济开发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属一流，所以它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

医疗器械是最近刚刚上马的，还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虽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但与其他分公司相比，该公司却有很好的发展潜质，里面的人员素质很高，不像其他的分公司，该公司员工个个都是年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走出来个个像模像样。杨善江提到这个分公司还是非常得意的。用他的话说，现在靠别的公司赚钱，靠这个公司赚脸。

杨善江的杨氏集团总部就设在餐饮大楼的第八层。

集团总公司分四个部。除董事长办公室外，另设财务部、策划经营部、后勤保障部。分别垂直掌管下面公司各部门。公司所有管理人选都是杨善江直接选拔聘用的。和其他家族企业相比，它难能可贵的就是一律不用直系亲属。全集团所有的部门里，看不到一个杨善江直系亲属的影子。

其实也不是不用，而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他老伴曹桂花原来就是这龙河郊区种地的，人老实，几乎不识字。论种田还可以，谈企业管理那真是一窍不通了。她女儿杨惠婷倒是有文化，但脾气古怪，自由任性，也不是管理企业的料子。就连他的几个亲戚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家族中，杨善江就更显得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了。

和别人家不同，杨善江老婆一开始就不管事，甚至都很少到杨氏集团来。她不来，一半是不懂，另一半是自卑。农村妇女，不识字也算了，问题是她连话都说不清楚，后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身体。由于年轻时生活条件不好，加上风风雨雨日夜劳累，积劳成疾，留下的很多难以治愈的慢性病。这些疾病交叉影响，又导致很多并发症——例如大脑反应迟钝，走路摇晃不稳，耳目功能退化，到了最后完全丧失了自理的能力。

杨善江整天忙碌，肯定没时间照顾她。他女儿杨惠婷倒是长大了，而且有的是时间。可和她父母相比，这女儿从小到大恰恰什么事都没做过。似乎她的事全让她父母年轻时做完了，使得她现在只能无所事事了。她现在不仅不会照顾别人，还要别人照顾她。杨善江后来只好把自己的老婆完全托付给他的堂弟杨善海一家去照料。

杨善江二叔忠厚老实，是地道的农民，早就去世了。二叔生下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堂弟杨善海，也踏踏实实，老实厚道。堂弟杨善海老实也就算了，可娶了一个更忠厚老实的老婆。他们一家人很奇怪，只会做事，都没有心眼，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好像这世界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在等着他们。

这年头有心眼的特别多，可没心眼的就很稀奇了。正如人们开玩笑时常说的，“现在骗子太多，老实人都明显不够用了”。杨善江把重病缠身的老伴托付给他们真是一百个放心。没有心眼，任劳任怨，这世界真的很少了，少得几乎都很难找到了。他们夫妻俩后来在家什么事都不干了，就是专门照顾他的妻子，杨善江每月给他们发工资。

后来他老婆去世了，杨善江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经济上补助他堂弟一家子。

说起他妻子，真的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她整天任劳任怨地和庄稼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年轻时夜以继日地忙碌，不知道什么叫辛苦。老了，家有数亿家产又不知道什么叫享福。她再穷的时候也没有悲观失望过，再富的时候也没有兴奋和张扬过。把“宠辱不惊”用在她头上虽然有点奢侈，但倒恰如其分。她家后来虽拥有数亿的资产，人们还是没有看到她像以前那样——遇到好年景时的兴奋。绿油油的麦苗，黄澄澄的谷穗，那是她看得见的喜悦，摸得着的丰收。这丰收，顺手就能吃到嘴里，填饱肚子。那庄稼里有她辛勤侍弄时滴下的汗水，那粮食里她能闻到土地香味。离开了土地，她就觉得空落落的，就没觉察到过什么叫幸福和兴奋。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是她终身忙碌的程序。她就在这周而复始的程序中废寝忘食，乐此不疲。她就在这长期忙碌中获得了快乐，也留下了很多疾病。

这辈子，她乐在这复杂的忙碌程序中，最后也死在纷繁的程序里。

2. 复杂关系

在杨善江看来，老婆不来公司是最好的，省事，没闲话，没是非。后来，她女儿杨惠婷倒是常来。她常来不是管事，而是要用车。一有事要用车，就往公司跑。杨惠婷其实自己有车，也会开，只是有一次不小心撞上了一个老人，伤者家属男男女女七八个人，一起来揪着她闹事，吓得她半死。一个女孩子，哪能经得起七八个满腔怒火的男女打打闹闹推推搡搡的？后来她再也不敢开车了。现在一旦要用车，不是“打的”，就是直接到公司让他父亲派车。

杨惠婷每次到公司来虽然不管事，可找她主动说事的倒不少。一个是财务部的唐闰香，一个是办公室的文秘夏如冰，偶尔也有餐饮公司的经理林滢和后勤部的侯玉芬。这些人都主动和她说话，其实也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只是表达一种逢迎的态度，或者说表现出一种臣服的姿态。这种姿态有点像动物世界里的鬣狗，它们不仅见到母鬣狗首领唯唯诺诺，俯首称臣，就是见到母鬣狗首领生下的小狗崽都得摇着尾巴去舔，一副低三下四以示臣服的样子。很多时候，进入高度文明社会的人类，也本能地遵循着原始动物界的规矩，有时比动物做得还入木三分，登峰造极。

唐闰香和杨惠婷年纪相仿，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可她学习并不算优秀。小时候曾和杨惠婷是同学，中学毕业后，都上了大专。一个学酒店管理，一个学金融财会。唐闰香来杨氏集团工作还是杨惠婷推荐的，唐闰香个头比杨惠婷高，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光滑，眼睛大，双眼皮，瓜子脸，长发乌黑，不烫不染，穿着传统本分，长得秀气，说话轻声细语，一笑，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连走起路来都文文静静的，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乍一看并不出

色，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由于她和杨惠婷有这层关系，所以公司里的人都不轻易得罪唐闰香。每次杨惠婷来公司，唐闰香再忙也会放下手中的活，不是陪她亲亲热热地寒暄，就是到一边去说悄悄话。

杨惠婷头脑简单，说话做事风风火火，身材相貌和唐闰香也有极大的反差，按理唐闰香和杨惠婷不会成为朋友，可现实往往就是东拉西扯的，无论是不是朋友，无论能不能成为夫妻，这种“拉郎配”式的撮合者恰恰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正是他们各自心中丢不下的利益。

总部办公室离财务科相隔两间屋子。夏如冰办公室靠近外边楼梯，便于接待客人和收发信件。财务科在里面。杨惠婷每次来公司找唐闰香必须经过办公室的门口。杨惠婷路过夏如冰的办公室头也不抬头径直往前走，从不往办公室这边看。尽管他父亲杨善江董事长办公室就在夏如冰办公室的里面，来找杨善江的人必须经过外面夏如冰的办公室才能见到杨善江，可她就是不直接先进夏如冰的办公室。可夏如冰每次见到杨惠婷还是满面堆笑主动和杨惠婷说话。虽然夏如冰每次见到杨惠婷来公司直接先进财务科找唐闰香有说不出的不悦，但她从不把这不悦挂在脸上。

夏如冰比杨惠婷唐闰香她们大三岁，也比唐闰香来得早。夏如冰人长得漂亮水灵，打扮时髦得体，她把所有漂亮全都恰到好处地展示在别人的面前，没有丝毫含蓄和羞答。她在大学学的是文秘，当时公司招聘文秘时，八个女孩子应聘，杨善江一眼就选中她。当时选中夏如冰就因为她漂亮，有气质。自己公司的文秘，迎来送往要走得出来，这也是公司窗口形象。一个较具规模的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清新靓丽的形象。不过在后来的工作中，歪打正着，证明杨善江的选择是正确的。夏如冰不仅人漂亮，更重要的是她精明能干，做事有条有理，忙而不乱，每逢杨善江不在家，她无论是接待重要客户还是上级领导，都做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从未出现过瑕疵，因而深得杨善江的器重。

夏如冰的漂亮和唐闰香的漂亮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如果说唐闰香的漂亮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那么，夏如冰的漂亮就是一幅色彩浓郁的西方油画了。夏如冰漂亮得立体，浑厚，靓丽，甚至还有点儿漂亮得让人震撼。夏如冰的漂亮不仅表现在她的高挑美丽的曲线体型上，更具体地表现在她的眼睛和鼻子上。夏如冰的眼睛不仅大大的，水汪汪的，而且还透着一点点蓝，这蓝蓝的眼睛显得尤为清澈明亮。这清澈明亮的蓝眼睛既诱人又传神。她的鼻子不仅笔直端正，而且小巧挺拔。这挺拔笔直的鼻子长在夏如冰洁白细腻的脸上，顿显几分的高雅。品位和气质就从她的这与众不同的鼻子和眼睛显



露了出来。当然，还有一些满嘴白牙都管不住那舌头的妇女，她们不说夏如冰的眼睛和鼻子，而专说她的嘴。她们说夏如冰的嘴特别勾人，像画出来的，嘴唇大小厚薄恰如其分，色彩鲜艳红润，形状饱满而性感，撩人得很。惊鸿一瞥，摄人心魄，或许就是指夏如冰这样的漂亮。

杨惠婷不喜欢夏如冰。她不喜欢夏如冰正是因为她太漂亮，打扮太时髦。她看到夏如冰穿着时髦又整天在她父亲面前走来走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尤其是和她父亲说话靠得那么近，声音那么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上下级之间说话有必要靠得那么近吗？说的都是公司重大的秘密？不是。她觉得他们之间不可能有那么多秘密的话题。那么，是自己父亲听觉有问题，必须要靠得这么近？也不是，自己父亲的听力好得很。是她故作亲昵。女人一亲昵，骨头就变软了。

当然杨惠婷这种反感首先来自于外面的风言风语，外面风传她父亲和夏如冰关系非同一般。对外面的风言，她认真加以了观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杨惠婷相信，就凭她那嗲兮兮的样子，她会在男人面前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来。

亲昵，原本是女人常常用来表达情感的方式。不用多言，瞬间的一个眼神或一个轻微肢体语言就足够表现出女人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亲昵，在自己亲人面前是真爱的流露，而在别的男人面前，则无疑是轻浮的表现。所以她每次到公司来，不是先去里面的董事长办公室，而是直接先到财务科找唐闰香，她想用先去找唐闰香，给他们发出一个信号——我来了，别让我看到你们的亲昵。

唐闰香也看不惯夏如冰。这种看不惯不是因为她漂亮时髦，而一种本能的嫉妒，或者说在领导面前的争宠。在整个公司总部，和杨善江走得最近的女人也只有她们几个。她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把对夏如冰的不满放在脸上。可她这种看不惯比杨惠婷更具体更彻底。她将这种看不惯用在对杨惠婷的无比热情上。这种热情，一举两得，既讨好了杨惠婷，又冷落了夏如冰。

尽管杨惠婷从不主动和夏如冰说话，可夏如冰照样主动和她说话。夏如冰虽然主动和杨惠婷搭讪说话，但她不惧怕杨惠婷。这种主动，并不显示夏如冰的低下，相反倒显出夏如冰几分成熟和大气。嘟着个嘴，绷着个脸，仰着头，旁若无人地到处走，不但不能表现出杨惠婷的强势和高傲，相反会把她的幼稚、傲慢、狭隘、浅显诠释得淋漓尽致生动无比了。

夏如冰其实真的不怕杨惠婷，她没有害怕杨惠婷的理由。一个既无相貌优势，又无实际才能，剩下的只有傲慢性格的人，就凭你趾高气扬的外在架

势，别人就能惧怕你？显然不会。再说，一个杨惠婷我都不怕，难道我还会怕你唐闺香？公司虽有大大小小购物招待费用发票需要我夏如冰整理，需要我夏如冰经手去找你唐闺香报销，只要有了杨善江的签字，我还怕你唐闺香找茬不报？夏如冰知道，任何事都得提纲挈领，纲举自然会目张。在这整个公司里，杨善江就是“纲”。只要抓住杨善江这个“纲”，其他都是“目”。这个“目”自然包括唐闺香，即使杨惠婷丝毫不例外。

夏如冰确实已经紧紧抓住了杨善江，杨善江在很多事情上也很依赖夏如冰。如果说夏如冰抓住杨善江，或者说杨善江深深依赖夏如冰，完全是夏如冰利用了自己的姿色获得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夏如冰为公司实实在在办了很多事情是有目共睹的。工商局，环保局，税务局，城建局，上上下下关系的畅通无阻除了钱物疏通外，就是靠夏如冰的能力。而这社会又不是每件事都是用金钱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装饰大市场的扩建工程，比如医疗器械公司筹建中的环保项目，比如餐饮酒店的污染治理等等，就完全是夏如冰公关的结果，这杨善江心里比谁都清楚。

说起来也很奇怪，女人的魅力有时真是巨大的。同样的事情，杨善江去过很多次，就是没办成。一边是火急火燎地等着施工，另一边手续迟迟批不下来。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夏如冰几次出击，竟都把事情办了下来。后来杨善江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表扬夏如冰，使得夏如冰一下子成了公司的红人。人红了，议论纷至沓来，人们不是恭维夏如冰的能力，而是重新审视夏如冰的相貌，好像夏如冰是刚刚调进来的一样——你们看看，夏如冰真的很不一样，你看她皮肤的白皙，她眉毛的细长，她眼睛的水灵，她鼻梁的笔直，她身材的高挑，还有她手脚的纤细，哪个女人能比？这意思就是说，夏如冰之所以能办这些常人办不到的事，就是用这皮肤、眉毛、眼睛、鼻梁、身材和纤细的手和脚去办的，这与她本人能力无关。这种理解没有人明说，可大多数人心里的想法却又惊人的一致。

杨善江没有细问这些手续是怎么办下来的，他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所以大小场合他宣传的也只是这个令他满意的结果。其实男人都知道，女人的魅力有时难以言明。杨善江心里其实很复杂。他每次在宣传夏如冰的同时，心里潜藏着另一种不易觉察的醋意。这种醋意出自于男人的本能。这种醋意，使得他在一次和夏如冰出差的过程中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不知是出于对夏如冰的真心喜欢，还是对他心存怀疑的报复。总之从那以后，杨善江就从心底里要征服夏如冰。这么年轻漂亮的美人胚子，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呢？

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人或一批人，利用我国一些政策法规的漏洞，以各种手段敛取了大量不义之财，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或暴富阶层。其中也有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获得的，但那毕竟是少数。这些暴富的人，大多社会经验丰富，历经各种风浪坎坷，在削尖脑袋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摸爬滚打，磨掉了棱角，打掉了正气，从而更加圆滑世故，并形成了一整套适者生存的经验。他们似乎把几辈子的人生都看透了。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亲情和爱情，惟有的就是利益。他们已经习惯把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成贸易伙伴或竞争对手，一切都用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人生中每一笔交易的得失成败。因此，他们和女人的关系千万不要从“情”和“爱”的角度去分析理解，这样浪费了时间和才情。因为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早已过了说爱的年龄和说爱的层次。尽管他们腰缠万贯呼风唤雨，可他们从不懂爱情，也不屑爱情。他们讲究的是实际，鄙视一切虚无的东西，实际到和每一个人都“款到发货”的地步。即使他们和你说“爱”，也如同抽烟喝酒那样随意，女人在他们生活中，有时还抵不上烟酒。因为烟酒能和他们如影随形伴随终生，而你不能。如果他们说“我爱你”，那绝对不是真情流露，而是雄性激素突发的作用。无论如何掩饰，接下来和你上床才是他们要干的正事。只是有时故作委婉，有时迫不及待而已。女人们常常把男人们这些话信以为真，因为她们更需要床第之外的温馨，更向往烛光下的亲昵或海风吹起长发飘飘的浪漫。这些男人们摸准了女人的软弱命门，他们往往毫不吝啬要满足你的幼稚，言不由衷顺着你的需要信口开河，并丝毫不会脸红。“我爱你”如同过期的低劣商品一般一股脑儿地倾倒给你，直至你如获至宝晕头转向。当女人们还沉浸在这“我爱你”中不能自拔时，他们早已提起裤子准备奔赴下一个“战场”。“玩弄”这个词，似乎天生就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夏如冰今年二十八岁，已经结婚了，并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彭剑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谁都说装潢能赚钱，可夏如冰真真实实没看到她丈夫拿过多少钱回家。钱是没拿多少回来，可她丈夫老板气派丝毫不减。名烟名酒在家里办公室常年必备着，没事就和他的副手及女秘书开着车子到处考察洽谈工程项目。俨然一派日理万机蒸蒸日上的景象。别人不知道，夏如冰心知肚明，那是虚假的繁荣。夏如冰极要面子，她从没和他正面争吵，为了女儿，也为了这个家，她对他唯一的做法就是置之不理。婚姻有时就是这样，怪不得别人。它是你当初的选择，你就得接受和面对。卿卿我我恩恩爱爱是面对，置之不理同样也是一种面对的方法。生活就像天气，不可能每天都是春风和煦阳光灿烂，偶尔暴风骤雨乌云密布也算是正常。或许就像莫言说